
四庫全書
集部

蛟峯文集卷四

宋　方逢辰　撰

序

嚴州新定續志序

郡之有誌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嚴於浙右為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上不受潤下不升鹵雨則潦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

介乎兩山節節級級如横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而野其戶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蠶而入帛官兵月廪率取米於隣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給於衢婺蘇秀之客舟較之浙右諸郡其等爲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爲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誌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来守嚴政事之暇爲之訪蒐以補其缺

編削訖事走書屬予為序予謂嚴為我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令皇儲賜履之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欲究知之矧惟天子聖明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

雲塔序

南臺沙合河路通先出狀元後相公此晉人語也至今方驗水遶壺公山莆陽朱紫半此古語也後渠水包山

而髙科者甚衆如響斯答豈人才之隱顯盡在天而不在人歟此猶曰陰陽家之説非吾儒所信也三山千簇寺七塔萬枝燈謝泌此詩葢謂閩多文章士秀氣聚於山與塔也妙果院造一塔范文正公曰此番水文章之應因目曰文筆山後二十年趙汝礪果魁天下文正何人豈惑乎陰陽家者予謂宇宙間一氣也山川氣之宅山川之氣有厚有薄則鍾而為物為人亦異故山之潤者必有玉川之媚者必有珠茂林蓊鬱芝蘭郁乎其間

楩楠杞梓松筠楸柏挺出而特起者必天地英華剛勁之氣宅乎此也惟人亦然穹崖深密必有厖碩朴厚之人崇崗峻拔則當出磊砢岌業之士申甫降嵩嶽軾轍枯眉山其驗著矣漕貢進士方君至京謁予謂其鄉自溪堂後未有顯者今幾百年氣數當一復陰陽家謂是水口值風雷峯若文筆聳立當有掇巍科者今擬其鄉之同志峙一塔於雲頭之峯以迓氣數之復予謂君不必以陰陽家為辭但舉文正之言謝氏之詩以扣同志

孰不聞風以興

橫域義塾序

橫渠先生有志於復井田之法嘗慨然欲共買田一方畫為井田而行之一鄉先儒之行好事其志之烈如此予於三代鄉里之學亦有志焉嘗願得屋一區聚鄉黨之英敎之讀書講明義理而躬行日用之斯亦可以自求相規之益也歲在庚申夏之士相與踵門而告曰吾鄉有橫域蔣君沐慨然有淑後學之志創義塾而請予

為之師予曰是予本心然師則不敢姑相與正其始而以待當世之賢師可也明年春扁舟泛雪直造雙峴與塾主相與訂正所以為教之條目一旬之中以九日讀書講明義理而以一日為科舉業條畫具行之越月塾主請載之册曰又當創新塾而恪守之予謂見義必為此勇者之事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非君子不能推是心塾主以君子之心為心而又勇於義若是則予曷敢不成其美遂錄其大槩而併為之序其或規模之有

未善者正以待方來之賢師訂而改諸

誠齋文膾集序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誠齋先生磊磊砢砢挺挺介介故發而為文則浩氣拍天吞吐溟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豈必聱牙屈曲波譎濤詭艱深蹇澀思苦形枯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為工哉雖然大篇巨冊浩渺無涯或傳於經或集於文或散於游戲之翰墨槩窻屹屹猶有未能盡窺其班者況場屋

一日之士乎建安李誠叟取先生片言隻字之有助於舉子者門分條析為前後集前集為綱者四十三後集為綱者三十二名曰文膾蓋鼎嘗一臠皆足以炙人口而膏筆端也千里外來徵予序予謂先生之文豈止於舉子之助而已乎舉而措之可以撐拓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猷衮冕古今知味者又當於此乎求之毋但曰膾炙而已矣

邵英甫詩集序

詩不必工工於詩者泥也諸所以吟咏性情足以寄吾之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為詩者昌黎以史為詩者少陵以俠為詩者非今之江湖子乎放也狂也寓也窮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為詩有不能皆出於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已惟俠則詩之罪人焉邵兄英甫吾

鄉之秀也讀書之隙且寄意於吟咏集而成編來謁予序予謂子非俠者也豈其文乎史乎窮乎怨乎抑狂乎其放乎子以儒業其身而志於詩子姑以此寓性情可也勿泥於工請子識之

汪君明詩序

汪君明以妙年挾英氣而為詩以吟藁一卷并為序介朋交示予曰願得子一言以自壯焉其自序之說以作詩未能工方將為予長遊遍走天下名山大川歷覽旁

搜以發其英華果鋭者此蓋得於馬子才送蓋邦式之辭之意也予謂子志英矣又將何以進子乎昔老泉蘇公之初為文也舉進士不中曰此不足為吾學於是閉門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沛然但見其中之源泉混混而不知其所從來至於詩之優柔騷之清新投之所向無不如志此蘇公之自述也然則子長之文得諸天下之名山大川而蘇公之文得於環堵一室之内而已

矣以吾子之才之氣作詩特餘技何事於子長尚當端拜老泉先生以為師則他日為遠器君明曰唯於是書之為贈

汪稱隱松蘿集序

歙江稱隱年妙而雋於才故有餘力於詩令為嚴正學以郡檄核士闕籍于淳之鄉校予耄病峽中稱隱顧焉出吟卷二集曰子為我評之予素不詩不曉詩家尺度姑與子論詩之道可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

節謂之和詩所以吟咏性情而已矣感物而動矢口而言不失其性情之正斯可也讀子之詩如詠青藤杖屬玉枯桑數章夷易而有沉潛如客淮沿途諸詩英發而有感慨夫遜言而沉潛者藏乎智也直道而感慨者見乎義也即此充之其進孰禦或曰如子所云詩一出於情性之所發則從事於詩者將何所用其力而詣其至乎曰學以培其本氣以達其支則横馳直騖皆不失其正矣稱隱唯之否

洪厖巖先生詩序

唐李漢婿昌黎翁乃能集昌黎所作而序之漢亦得托以自聞於後世夏生濂予族之外孫也以婦翁洪磐陸翁平生善題詠懼其死而詩不傳錄其稾為一卷求潛齋石庵諸老為之序以托不朽此亦漢之用心歟自陵谷易位士失其本心語之以道義則笑而走濂也獨汲汲為婦翁存其詩其篤志好義足以厚人倫起人之善心允為可書濂年十二三時陸翁一見奇之即許妻女

焉陸翁可謂能知人而胸中倜儻不凡矣豈徒能詩而已哉

鴈蕩林霽山詩集序

霽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鋭之氣無所於托璚瑰玉佩大放厥辭吟卷一編屬朋友胡天放轉致石峡山中請予評之予惟詩所以言志蓋直洩其中之藴而無待於外者然而騷人文士於得意處每曰神助蓋光風霽月有以發之然後勃勃有竒氣唐人謂張燕公

守岳陽而詩益悽惋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鴈蕩遊會稽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捲瞻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夷以遠闇以章率有古意非湖海吟笑而已矣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之

胡德甫四六外編序

世人有言司馬君實不能四六無損乎四朝元老予謂不然司馬公者所謂梓人不能葺牀足者也若其鋸者

鋸斧者斧梓人豈能攵斯人哉汪彦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下讀之慼然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壽皇初兩淮保障虛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讒召洪景伯當制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裦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兒戲本指邊將而天下謂詆魏公而不平夫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一言而觖天下之望則四六可苟乎哉胡公伯驥德甫余鄉之老師學問淵源山湧

泉出而尤長於四六近得啓事數篇觀之交乎上者不諂交乎下者不倨且鋪敘旋折咳唾歷犖如散文每篇於頌之末必有所規規之末必有所勸若施之制誥當有彥章之得而無景伯之失矣陳后山有言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余於胡公四六亦云

林上舍體物賦料序

賦難於體物而體物者莫難於工尤莫難於化無而為有一日之長驅千奇萬態於筆下其模繪造化也大而

包乎天地其形狀禽魚草木也細而不遺乎纎介非工焉能若觸而長演而伸杼軸發於隻字之微比興出乎一題之表惟工而化者能之前輩賦鑄鼎象物曰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傾鉉既上居足想王臣之威重因足鉉二象而發出經綸天下之器業賦金在鎔曰如令分别妍媸願為藻鑑若使削平僭叛請就干將因藻鑑干將四字架出擎空樓閣願為請就又隱然有金方在治之義識者固知其為將相手噫化矣上庠林君采長

於賦月書季考每先諸子鳴一日出示一編曰體物賦料自天文地理至草木禽魚合二十門凡涉體物字面收拾幾盡閣筆寸晷者得是編觸起春雲秋濤之思或可以化無而為有矣

周月潭詩序

三代而下詩獨稱少陵蓋其以史為詩不以詩為詩也武強周月潭因宇宙大變挈家東西走托詩紀其事蓋直敘其情而無事乎追琢者丙子丁丑盜哨之禍可攷

焉亦鄉之詩史歟因為賦兩詩以叙其端家世牙籖入
刼灰猶存詩種發枯荄騎牛夜半歌誰和跨馬月明敲
又推且說山中窮快樂莫言世上活輪迴欲知天地心
安在冷看溪橋雪後梅又曰誰云世上無君子試看林
間有散仙康節逍遥在行樂希夷快活只鼾眠不言宇
宙山河變且擅風花雪月權撞著頭頭皆太極賞心樂
事浩無邊

名物蒙求序

童蒙未識宇宙内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況同胞同
與者乎法當從事物上起予弱冠時業書館苦於初學
聰明不開為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人物之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己日用
處使之先識其名次通其義積習既久雖木石之愚者
亦豁然為之開明然後知天地間無不可教之人伊川
程先生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後當脫然有貫
通處初學之學雖與大學之格物不同然太極之冲漠

無朕者豈在萬象森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謂遠者大者亦不離乎此而已矣丙子後有朋友拾得此本於兵革煨燼之餘者持示予問所為作之意遂為道其所以然

蛟峯文集卷四

蛟峯文集卷五

宋 方逢辰 撰

記

嚴陵浮橋記

嚴治萬山窟無河渠無大陂濼遇秋夏即浮橋面州壘惟一衣帶水宜無洶湧澎湃憂然歙流直注婺流橫絶山包而水不泄一潦即又大浸居民遇梅霔常惴惴有

魚鼈之懼然此猶有時也由定州壘門直涉而南斷岸千尺民由是出者耕焉器焉牧焉由是而入者薪焉蔬焉菓焉由是往來戢戢者販夫販婦貨焉貿焉市所無郊運以入郊所無市載以出一日病涉則耕者器者牧者厄薪者蔬者菓者梗販夫販婦貨者貿者滯吾城内外之眊且以病告此則旦旦之憂也於是不可以無舟舟猶險也又從而梁之然後涉者始無憂雖然涉者無憂固有任其憂者夫舟與梁皆木下滂而上覆風雨之

所剥蝕波濤之所轟豗舁擔之所蹴壓舳艫之所抗拽馬牛之所騰踐數年一葺又數年一易為費且浩瀚州家憚焉歲在丙辰李侯以冑簿來守兹土每事痛撙節下車首問輿梁之政侯亦可謂知務者斯役也舟若梁故者腐者悉撤而新之葺而仍者十不一二舟七十梁百有三十其製之廣袤數之多寡悉仍其故鳩工集材於府治侯躬自檢柅其受給也吏不得隱其營作也匠不得鹵莽故費不浮而事集工堅而人忘其勞會其用

為緡萬有五千為米斛者百材木綆鐵不與焉十有二月梁成官民慶之屬予記其事郡丞武博吳愷且語予曰此郡太守㨾節力也余謂節用愛人此治千乘者第一義二者固並行而相為用也不節用者固不能愛人徒節用而不能愛人則其節也必入於吝不愛人者固不能節用徒愛人而不能節用則其愛也必反於刻世固有牆傾壁壓而不能恤坐視民之墜水火而不拔一毛者曰吾節用也又有唾金轂一切汎愛甚至屠人膏

血而濡洙乎螻蟻曰吾愛人也出納有司所專也而侯謹焉興作人情所憚也而侯樂焉此無他視人之溺猶己之溺怵惕惻隱一觸即奔迸不可遏而舟梁一事其火然泉達之始歟余家青溪濱熟睹病涉者重有感於斯而書侯名介叔字直翁宣城人也

天邊風露樓記

乙卯之冬十月既望余自館職言事不合以歸友人盧登父上春官就坐囑余記山樓巔末余方入林而登父

將發軔請因扁樓之義共商之宇宙間一氣耳掀簸萬物莫勁乎風此天地之至剛汎濯垓壤莫澤乎露此天地之至潔故風露氣之清以任者也肖翹惴耎洪纎高下莫不秉是以生以潛以動以華以實故受氣之不剛匪潔者為朝菌為秋蒲為糞蠅為䖺蟲人亦然貢薛韋匡用之固葩華闕庭而熟視諸賢駢首刀鋸東頸栗股於刑餘之掌握醖成漢鼎易姓之禍君子貶其辱柳宗元劉禹錫元微之之輩非不文彩熌熌而比之匪人不

辯芳臭萬世穢之信越平布拔荆棘立赤幟而頑鈍無恥似任而不清西晉之士捹鼻富貴芥視六合而無能為中原取一塊土似清而不任三代之下何寥寥乎我思伯夷伊尹喜之慕之孟軻氏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雖然軻特區别而言之夷尹易地一也登父屋於溪山境樓曰天邊風露白雲趙漢宗扁也風乎露乎取二氣之剛且潔乎陟而俯之四望迢嶤鬱乎蒼蒼面浸寒碧蛟宅驪窟樓之偉觀也左册右絃積床牙緗鉅公

名人走筆龍蛇樓之貯珍也笠樵入林斧烟丁丁謳漁泊艇燎月熒熒樓之朝昏也柘洲春藍菘町夏甲圃秋橘霜坡冬梅雪樓之四時也其人如玉人醉我醒踞吟風濤己重物輕樓之賔主也斯主斯賔歷覽四時徜徉朝暮挾貯珍飽偉觀把酒呑英風拂觔嘯勁氣風露在天乎在我乎窮則夷達則尹不綽綽乎漢唐諸子之孱穢當望避三舍

勤有堂記

余外兄吴景邁寺簿壯年築居室經營數載而後畧備旁為書室三間取昌黎之言榜曰勤有為讀書教子之所丙子春宇宙大故屋遭刼燬獨勤有巍然烈焰外景邁語予曰殆天未喪斯文子為我一言以訓諸子余惟勤有之為言勞也力於所有事也人在宇宙間未有惰而生者農與工賈雞鳴而起雖善利不同莫不孳孳各有所事士獨可以不自力乎哉天下物之不可以力而求假使求而得之亦非可以力而有之所可以力而有

者獨學問所得天之所與我與生俱生者也常人於力所不可求者則遑遑以爭而於可以力而有者反悠悠以媮不亦失其勤已乎人與萬物之生天地間我乃得其全以為人天與我以人之形又與我以人之理而我乃不能承其所與而有之則人之形雖具而所以為人者則亡然則何以有之學而已孔氏之教法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先儒曰五者缺一不可學之目有五所以行之者一勇而已矣學以弗能求能

學之弗能弗措也問以弗知求知問之弗知弗措也思者必於求得思之不得而舍置焉是無勇也辨者必於求明辨之弗明而含胡焉是無勇也行者必於之善行之弗篤而苟簡焉是無勇也人能行此五者決之以果持之以毅進之以序終之以不倦一念之決為賢則賢為聖則聖孰禦槃陶士衡志在事功則朝暮運百甓以自勞蘇明允志在文章則閉戶讀書十年然後下筆則沛然矣事無精粗無大小未有不自力而至者況以上而

求為聖賢哉彼亦有以顓悟為道以鹵莽滅裂為學者
其說謂不由階級不假修為以致知格物為支離以躐
等陵節為易簡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
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聖
賢者吾景邁甫所取勤有之說意蓋為此豈徒為撐腸
柱腹五千卷而已哉

芳潤堂記

文章以芳潤擅名自陸士衡之說始予外兄吳景邁築

居室也於進修教子之所榜曰勤有於游息延賓之所榜曰芳潤其用力於進修而游息於文章也歟丙子宇宙大故屋室爲煨燼獨勤有芳潤二堂在予旣爲發勤有之義復俾記斯堂所以擅芳潤者予惟山川之氣升爲雲降爲雨潤莫大焉其滋液鍾聚爲根荄芽甲洩爲春華斂爲秋實芳莫大焉宇宙芳潤之氣吾與斯人凡有生者所共食也文章家士安能而專有之靑溪之南去邑三十里曰雲程其溪山演迤其勢宏以放足以大

受吾景邁伯仲以詩書宅焉絶溪而南有墟市富者商者鳩焉其水陸達杭越通衢建凡舟車日夜之所奔走皆奪吾山川芳潤之實以去之者溪山不改風景頓殊井落荆榛廛市瓦礫俯仰宇宙山川芳潤之氣鬱積磅礴無所發洩廼為山林枯槁者之所受用而獨專其有於斯堂又非他人所得而奪之者幅巾藜杖徜徉山水間昕往暮歸歷覽無際斯堂之行窩也左右面勢小垤大陵或曲而阿或呀而谷或崖而嶙峋或石而崔嵬一

川橫陣風之則波而紋日月則絢而章鶩鳧鷗鷺之出沒鰋鱸魴鱮之洋洋圉圉斯堂之詩寔也或漁而扣舷或樵而行歌聲嗚嗚而田家之撫缶夜漫漫而牧童之扣角或欣或嘅爲過耳之飄風者皆斯堂之感心豪興也日出而霏開虹收而雨歇雲脫天空而月在水落石出而潭清凡朝暮四時之變化不齊者皆斯堂之澄襟霽宇也是氣也流行於宇宙則爲民物之所共有收斂於山川則爲騷人雅士之所獨專此吾景邁以文章家

而擅之者歟雖然元氣混淪絪緼於天地間著形於萬物者孰主宰是孰翕闢是景邁甫平生用力於濂洛關西武夷之學自明而求誠由博而反約則夫文章之妙雖得助於氣而實根於道登斯堂者又當索文章於睹聞之外

青溪縣修學記

孔門教人要領一言以蔽之曰學道子游得之為宰邑法蓋君子學道決不肯於仇其民小人學道必不忍於

尤其上上不仇下下不尤上雖治國平天下可也於一邑乎何有嚴瀨一絲凛凛有生氣青溪嚴上流治萬山窟其民蠢愚而堅忍豪家畝不能百甲邑版者不十室而歲收斛不滿數百甚矣民之窮也習於窮故慣於忍窮以忍貧賤不能移苦以堅富貴不能奪教之入也莫易乎哉邇年來上下以繭絲為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而胥吏最黠足以顛倒其長令之峻也火以鼓政之怪也湍以驚噫仇矣朝三暮四狙其不詐乎弱者買吏以

為安強者伍吏以為市畏征者逃其田怖役者竄其戶
鷗鳴舞而不下矣為令者又相與詆茲邑曰難治噫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尤乎上者其無辭
乎淳祐辛亥四月石君孝聞来尹茲土越明年夏大水
禍半天下而嚴尤甚城郭壞陵谷遷室廬十蕩八九賴
尹顛頓扶服而登之岸淳之赤子一飯必曰微尹吾其
魚乎越明年又裁以旱尹扶傷救死日不給雖大賢處
此亦有未暇禮義之嘆一日會邑之寓公秀民慨然以修

學校為急尹之心子游之心也抑將以禮義救人心之溺矣雖然土木談何容易尹曰費當自公出吾將請於郡民曰費當自百姓出吾當率以助尹戚曰是厲民也民悅曰以佚道使民民忘勞也尹捐俸以倡鄉之秀民聞風興起咸戶相裒願翼斯役而無尤其上之心羣目而凜之不日而成由殿而堂堂而廡廡而門此經營之序也大成殿規模舊雖壯屋老風雨摧壓玆上覆悉改作餘則撤腐易牢四隅易以遊楹面殿設朱綠檻天井

悉易甃先聖賢像加繪先聖座上下四傍設障加帷仍
几而丹之廡下從祀七十二像升之殿東西兩夾室殿
北有堂三間曰化成舊梁棟微弱今易以壯撤榱桷重
覆之氣勢弘敞東西各一室再整刷亦如之仍長諭館
焉長東諭西堂之北明室三仍扁兌軒軒外逼通衢舊
甃頹塌來往者攀而入令易疊以峻之東廡入首創屋
三間朱扉明牖扁曰東齋廳西廡如之扁曰西齋廳廳
相聯分兩齋扁仍之齋相聯有室四東則仍令尹祠土

祠創五先生祠西則仍融堂祠學廩兩廡舊無甃今甃之門三間及左右翼室並撤新所仍者無幾并門戟易之左翼室仍扁直學位又旁室創爲祭器庫幷圖經在焉右翼室扁曰齋館封土崇三十尺種杏扁曰杏壇庖屋兩間在西廡北之右齋隸室兩間在東廡南之左皆創也垣墉舊圮成熟路今厚築而藩焉經始於寶祐改元仲秋告成於明年二月朔是役也邑尹啓之邑侯贊之鄉寓翼之諸生先後之庶民懽樂之乃集厥成慶成

屬某記始末某謂前令非不言修校也為其事者無其心分其事者無其人塗扃鍵粉墉壁已即功徒於室之辟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葺也令則尹親督斯役又得鄉之賢士夫老成縝實疏暢者董經營司出納一匠一夫皆倣鄉例和貿僦而來之飽而役之犒而遣之民悅於使工力皆堅實可經久不壞噫土木非樂事也而民雖勞且費也無尤固足以見尹無仇民之政然亦可以覵人心矣尹輟俸為緡五千鄉之秀民助緡五萬有

奇邑僚助緡六百寓公學職助緡萬餘刋諸珉姑以記

歲月云

思堂記

琅溪余氏其曾大父邦程捨田於安福院者二十畝至

於孫應龍曁曾孫繼先志又兩世以十畝入焉其祖妣

方氏孺人墓於院之陽也厥後於院左闢一室曰思堂

為奉先之所俾院僧主之春秋設饌外每歲孟春則輪

差子孫同院僧徧詣余氏之先塋所誦佛經以代俎豆

展省之禮是舉也余氏有孫曰振玉者出家於本院實綱維是此報本反始之心歟厥孫洙請余記其本末余惟義理之教行於堯舜三代之時禍福之説興於石姚之世天下治少亂多家之貧富不常子孫之賢不肖不齊是以堯舜三代之所宗主者有興有廢而石姚之所興起者則有興而無廢於是孝子順孫欲報其先者悉託諸石姚之所教者焉葢禍福之説可行於亂世庶彼之教不廢則吾之祠堂亦可托之而不墜焉爾若振玉

為浮屠氏而有孝弟心此則尤可書者

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

贛州興國地雖僻小先賢仕國也慶歷甲申大中大夫程公珦以大理寺丞知縣事二子侍焉學焉越二年丙戌公由興國攝倅南安識濂溪先生周元公於理掾以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則生於二年侍乃翁在興國時明道年十有三伊川十有二國史傳曰明道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周

茂叔論學遂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葢此時也咸淳十年吾友臨川何君時了翁試邑於斯考往牒知為大賢過化之邦二程子始學之地景行先哲廼創書堂於安湖於講堂東奉大中公父子祠以元公侑之二千里走書介入嚴陵山中語予曰江西為周程授業傳道之所實自興國開先焉子為我一言以發濂洛授受之微旨以開斯人某竊惟聖賢之學自孟氏後無傳距慶歷凡一千三百五十年而周程出焉非元公無以傳絕

學於千載之不傳非大中無以識元公於衆人之未識故祠以大中主之元公配之二程子侍焉若元公之面命以授而二程子之捧手以受者此為何物太極一圖不以語他人而獨以語二程子及二程子之教人則專以語孟中庸大學為主而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其非元公之書而爭辯紛紜至今學者猶相枘鑿嗚呼夫所謂太極者其晝在圖也不窮理之所自來則滯於形氣之粗下而不足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不體

理之所實在則淪於空寂之髙虛而不足以貫本末而立大中該全體而達妙用天之所以髙地之所以下陰陽之所以動静此何物哉必有為之主宰者未有天地未有民物以前又何物哉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也周子將教人以窮理之所自來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極萬化之源以為言故名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二程子將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則不得不就日月事物切近者為言故曰道不離器器

不離道二程子之不言太極乃所以詳言太極之無在無不在也何也入孝出悌徐行後長即太極也桑麻穀粟日用飲食即太極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即太極也為堯舜則揖遜為湯武則弔伐為禹則胼胝為回則簞瓢即太極也去齊則接淅去魯則遲行為乘田則牛羊茁為委吏則會計當即太極也語其隱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其費則即事在事即物在物程子之言道器其得於周子太極之說歟其不敏姑以是復何君之命

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常州路學正前鄉貢士李君闡等書來言常州自乙亥歲火於兵幸夫子廟在唐君駿發以鄉國名士為教官立司存瓦礫中先汛掃以新廟貌次營搆以居生徒修講堂修經閣建直舍建兩廡為六齋六楹暨內外夾屋垣墉四周咸一新之學田為戍守軍將奪占者請於官復其舊越十年甫訖事徵予一言以誌之予謂唐君有功於鄉學大矣考州誌常為延陵

季子采邑今墓在焉葢先哲興遜之邦也立學自唐李栖筠為刺史始五季以兵燬宋景祐乃復建炎又以兵燬越紹興再復令又一燬而一復矣噫嘻此天之不肯喪斯文也天以於穆之命寄於人也書謂之帝衷詩謂之民彛帝衷民彛不能懸空以獨存於是寄以學校無學校則三綱淪九法斁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之人胥為禽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疇托此天之所以不肯喪斯文也虞書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

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五典五禮於天何預然不曰我敘我秩而一則曰天二則曰天葢斯道之原出於天非人力所能造為者堯舜特為之守典禮而奉行之耳挈帝衷民彛之目寄司徒令州縣有學學有官其司徒之屬也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術有序五典之教自鄉州而達於黨族閭比自遂縣而達於都鄙里鄰其所講明所踐行者皆此物也民彛宣明於學而天命流行於民熏酟浸灌是以風俗醇厚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此天下所以久安長治三代衰學校廢教法壞人之道不立天下遂為紛紛爭戰之場天生孔子孟子扶帝衷民彜出之汚穢糜爛中載之六經載之七篇以示萬世而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始有所托三代而後歷漢晉唐宋一千六百餘年其間雖有大亂大禍而天地猶得以位萬物猶得以育者斯文未喪孔孟之教猶在也後之學孔孟者其以四書為根本以六經為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

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庶不負天之未喪斯文之意

癸丑嚴陵鄉會題名記

寶祐初元夏五之四日皇帝臨軒策士越二十有二日賜文武正特奏名發嚴陵進士洪承祖曁方哲凡一十人續鄭𭅄又以令科中嚴之傑士山湧泉出或齒稺且壯而先登或器大以周而成晚或以韜畧而出間道或以法理而收奇功視丁庚兩科未遜也鄉之仕於朝居京者楊鑽約鄉之新進循比講序拜禮鄉寓致禮者或

自遠而來䫊者或畱京而預集者鄉貴郡侯李鏞輩偕
諸邑尹多以幣將意乃差觳盍簪於湖山之四面亭禮
畢泛舟從遊籩豆洋洋約履鏘鏘斯亦鄉邦之偉舉歟
時孟秋後五日也

徐義士旌門記

歲在壬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浙西道宣慰使司奉行
中書省劄以徐洪甫賑濟飢民令府縣旌其門閭并將
戸下一切科役並行蠲免淳安縣尹丞若簿李君震髙

君天祐魏君惟寅皆以力行好事為心咨於鄉之士為之榜曰積善徐家復徵予紀其事嚴在萬山中本無富家然有洪甫之力無洪甫之心故寧辱身以藩貨不肯扶危以利物有司此舉豈為一家所以愧鄙夫勵薄俗也予安得不特書以為風俗勸

蛟峯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蛟峯文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李昭哲

蛟峯文集卷六

宋　方逢辰　撰

絶句

題盧可庵天邉風露樓

龍泉三尺倚天横濁世滔滔我獨清一柱髙臺仙掌起

顧推一滴活蒼生

題柯峯瀫掾錢君叔行敬簡軒

是非辯白只須欽敬簡奚消讀呂刑一片公心一雙眼心醒醒則眼醒醒

贈尹巽齋數學

陰陽晴雨可前知此是人間第一奇斝睡華山何日覺煩君更與問希夷

題吳氏梅堂

聞君家在雪邊住靠盡闌干索盡詩只怕梅花應冷笑清香元不要人知

問天

胭脂十二萬風塵一樣胞胎父母身天欲殺之胡至此厥初何用降生民

天對

羊祜乘危乃併孫楊堅非解自蠶陳長江不是無天塹只為江南多婦人

贈墨士翁彥卿因其以竹墨來謁故吟詩以贈

一團烟裏蓄明光做出稜稜竹樣剛語汝好尋臺閣主

直將勁節掃豺狼

贈風鑒曹老眼

九重拊髀嘆才難幣聘皇皇雖未戢老眼試將天下看

豈無頗牧在東南

送胡兄遠遊

人言行路險於山君却乘槎欲問天畢竟家邦總閒達

雞鳴猛著祖生鞭

贈月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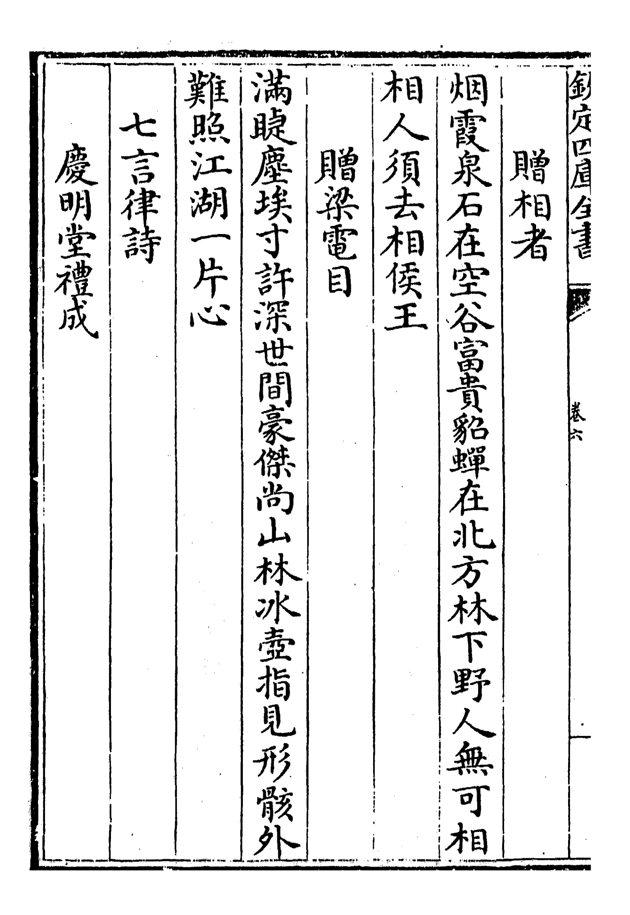
蒼苔破屋生涯足淡飯清湯夢寐安認得秀才窮快活何須煩惱做窮官

贈大佛老子賣藥齋僧

藥中得報飯中施始實終空不是呆水復去來来復去誰知無去亦無来

贈南山寄傲軒

著心尋處元無物開眼見時都是天楚市少年霸陵尉紛紛蠛蠓過吾前



贈相者

烟霞泉石在空谷富貴貂蟬在北方林下野人無可相相人須去相侯王

贈梁電目

滿眼塵埃寸許深世間豪傑尚山林冰壺指見形骸外難照江湖一片心

七言律詩

慶明堂禮成

合宮芬郁徹垓埏治象陽明景爛然雲氣朝隮疑欲雨
帝心夕惕即旋乾皇穹后土實臨汝祖德宗功鑒在天
既濯更祈如未濯緝熙此福萬斯年

和劉府判 名夔相人

英雄牢落谷音空敦薄猶存柳下風善政有聲聞六邑
病軀無自謁千峰乾坤許大心知少道義相交我輩同
珍重瑰章何以報烟雲留護峽山松

和張寓軒題孤山二首

吝驕專恣諱言兵禍本伊誰自種成潮汛有時聲轉怒
權奸一死罰猶輕道無起滅無今古物有消虛有長盈
贊化正需豪傑手華山深處卧昇平

又

西湖舊事逝如流紅紫塵沙新綠稠昔日賞心今日弔
前人遺迹後人遊雨觀水色連山色晴看湖頭送日頭
鷗鷺無情自來往興亡不管帝王州

挽有宋周府君袁夫人

孩提均識愛其親未有君家最睦姻遜畔以全諸父義在原此豈婦人仁一門鄒魯斯文地三世羲皇太古人朱紫滿門直餘事九京可作百其身

挽宋尚書余公二首

時樣多求赫赫聲惟公獨韞玉精神傳無房杜可書事心即羲皇太古人日月升時先奮翼風雲濃處忽抽身蒼蒼忍奪客星去却使凌烟憶老臣

又

扁舟一葉掠垂虹因泛江蓮得識公千里軍民安席上一年賔主坐春中斑隹紫橐朝天近夢到黄粱霍地空契闊眞情言不盡只將楚些寄東風

挽宋吏部趙公

翺翔碧水又蓬山再入郎闈即丐閒屢疏朝端詞梗梗一麾道院政斑斑閣因書創家鄒魯堂以親名行冉顔所恨與公非識面一詩寄鴈寫潸潸

被名不赴

萬里黄華遣使輈姓名曾覆御前甌燕臺禮重金為屋嚴瀨風髙玉作鈎丹鳳喜從天上落白駒須向谷中求敲門不醒希夷睡休怪山雲著意留

贈樵隱

樵仙深入琴棋境一笑出門天地寛人世已非存朽斧土音不改只南冠琴中自有鍾心在局外何妨道眼觀霽月光風元屬我飯牛何謂夜漫漫

題河潛齋安樂窩

閒中歷覽古和今夫豈全無所用心書為重看因熟讀
詩添新作費沉吟消磨暇日尊前酒賡和熏風膝上琴
過去未來都不管却看明月是知音

頌徐大可為六縣減免税糧得請

六縣驩娛已獨勞肯心行善是人豪乞憐請命蠲緜價
起死回生鼎釜熬誰謂他人無力氣不于好事拔毫毛
老夫贊詠非誇詡此在春秋亦合褒

石峽山茶盛開

水崖赤骨物俱老火樹生陽我不孤銕葉幾經寒暑戰

丹心不為雪霜枯托根峽裏老居士加號花中烈丈夫

顔色不淫枝榦古洛陽牡藥只為奴

又

凡卉春妍誇國色此花陰極抱陽明人疑芝草非時出

我謂丹砂托樹生可惜洛中忻富貴不知霜裏蓄精英

老夫詩若宋初出牡藥如何得盛行

古體

前修史宮講吏部陳大著赴鎮贛州

鑫湖擘破亨衢開山川鍾作魁奇材九關叫後入雲岫六陰卷出登蓬萊著庭萬卷了汗竹粉闈胡事被先僕非徒五馬人生榮正要急流剛沃足章貢二水分西東江右九郡斯為雄亭横壓外眇四海臺插天表森孤峯三百里水見沙磧一十八灘如劒脊醉讀題詠呼坡翁此是太守風月窟又聞獷俗多鷩湍況有蠆尾隣諸蠻付之重寄憂亦大此是太守思慮關伐木詩廢友道缺

道山幸有詩送别一言爰助當何如思慮先之後風月

錢判府國史直講秘書赴鎮南劄

番江之峯高插天番湖之水淵其淵山川鍾作一書麓胸次洶湧萬斛泉呼來天上佐良史喚起英雄斧奸魁玉堂萬字雲錦章赤墀一對國士器天為資善擇畏師汝作羽翼從吾皃光芒忽報動雙劍翱翔直去分一麾我聞了翁鋉梁脊生晚不得拜履舄又聞龜山與延平首為東南揭標的令君剖符守其鄉視三先生為有光

開明義理當日用扶植氣節爭秋霜知君報政只數月袴襦萬口九天徹去時好趂蘆花天歸時又見橙橘節道山繾綣持一觥臨别惟有詩送行執手不敢贊諛語版樣惟視三先生

和僉事夾谷之奇韻

夫子説周易肇開太極分及乎作春秋下逮西狩麟混闢至決裂堅冰至習馴三皇何皥皥五帝何紛紛卓哉洙泗翁道大孤無隣於是作六經以救萬世人孟氏辨

義利戰國駭所聞不肯為老聃和光同其塵人不識四端豈知有君親孔孟作日月然後夜向晨天高與地下中立師與君師以扶綱常君以治廣輪廉恥甚鈇鉞禮教威斧斤自古立宇宙以道為精神清溪斗大邑土瘠民甚貧虎豺方恣睢騆騏忽諏詢痛民若赤子禮士如上賓簞瓢在陋巷窮則獨善身家有讀書屋乃為刼火焚仁人忽行惻仲氏敢具陳公肯挈墜道天未亡斯文移檄作主宰歌詩示恳勤絃歌已久廢簡陋尚可因祠

堂儼遺像生徒招鶩糜戶內有洙泗山中見華勳光霽
把茂叔粹盎師伯淳體用契忠恕恭安想夭申仰師千
載上興起三代民剥窮果不食貞下元又春太極在何
處青歸燒痕新

送潘翠谷

無屋住僧廬無菜挑野草野草風味長僧廬人跡少剥
剥誰扣扃訪予事幽討錢塘有騷翁自號翠谷老疋馬
遊南墻要伴松竹好邂逅到山人迂尋出詩藁詩無怨

苦吟掃退郊與島胸次鮑明遠筆下王逸少我觀陰與
陽禪代何時了不能為魯連尚可作商皓長歌黍離篇
酹酒問旻昊

贈術士劉衡鑑

高目下耳赫如鑑福善禍淫平如衡顔癯胡夭跖胡壽
季氏乃富憲乃貧伯道無兒湯有後造物豈是鑑不明
孔明遺恨懿血食造物豈是衡不平當知禀氣有清濁
所以人品有善惡至若夭壽與賤貴又是禀氣有厚薄

清濁厚薄物自聖洪纖高下天何言君子惟以理自充
英雄難與造物爭前人論理不論氣不信試問劉鑑衡

贈星命舒雲峯

五星聚東井天下王業開五星聚奎宿天下多賢才蚩
尤掃闕攙搶卷飛埃日月黄道見火羅計孛烏能為
之灾雲峯挾術善說命窮通貴賤非所問敢問何時聚
五星今年五星聚何分聖人在上天下平疏食飲水甘
曲肱

題盧文峯十二知丞文集

驪珠一顆千仞淵漁翁探得遭驪眠一朝吹墮千萬顆恐是蛟驪卧半天駢花儷葉妙天下文賦直追古班馬手抉河漢裂錦章寫在詩歌軋騷雅大篇赤手捕長蛇不須控勒騎生騊短篇任意起忽伏蒼江浩浩濤中槎文章妙手壓場屋到底亡羊還得鹿盧陵方買載月舟清談又展朝天軸軍將打門書一封呼起醉夢為醒鬆只怕至寶不肯留山中雷霆風雨取去還蛟龍

挽鄭直齋居士

有姪宰相才昔惟呂文穆有婿國士器昔惟晏同叔公乃兼其榮秀氣塞一門為國作瑚璉賴公培福根世態方惡直公乃自立的掉頭鑾觸爭冷坐雪月窟令世能幾人如公心迹清馨豔有如此公死猶如生

贈楊内舍景尭刲股

子肉可療親或曰不敢毁不見母生兒生死一間耳此身母之身非可認為已殺身可救母當不愛一死天理

通神明寸膚直糠粃苟能充此心是即學曾子

贈五星陳東埜

粤從動静極互根裂為二氣分五行未有二氣先有理

理與氣合人物生人惟禀得天地氣故為耳目為口鼻

人惟禀得氣之理故為仁義為禮智氣為人形理為心

同是水木火土金令人問氣不問理茫茫只向天外尋

人而不仁木已死不須更論敗在子人而薄義金已傷

如何却說生在巳無禮無智水火滅不忠不信土氣絶

人於心上斬了根是氣安從有萌蘖出門一笑逢星翁
談天議論逈不同若能論氣又論理太極只在桃包中

題跋

青陽方氏義聚跋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千萬太極生生之道一無不分之
理雖天地不能拂此而過之而况於人乎雖然天地之
理一本不能不萬殊而萬殊不能不一本也惟人則一
者固可以萬萬者不能以一非惟不能一且不知其初

之一矣蘇明允有言吾父之子今為吾兄數世之後不知何人此薄俗之通患也青陽之方以義聚而居者數世國初嘗旌其門此誠義族也後三百年其遠孫時發以縣志所載者来究見國初氣象使人感慨也予觀東京之樊三世共財北魏之楊緦服同爨唐崔鄾之三世張公藝之九世皆有太古風然昔之同者終不能以不異何也物不可以終聚理與勢然也釋老之廬聚數衆歷數百年而不弊者又未嘗不可以終聚何也彼無生

生之道也若生生者衆則情偽日多衣食不給則聚者不可以日久也然則人生而羣分殊者終不可一歟曰可有大宗之法

跋洪智堂地理心機

諺云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墟墓場此為不識陰陽之理者發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水也洪石庵與乃翁復庵自言高於陰陽之學然皆為巳而不為人數世兆域皆其自卜世之言陰陽者不足以眩之

其所卜皆不出數里之外非如他人之自淺其山水必求於他邦數百里外者今其家福禄昌熾本支盛大又有非他人所可及此可謂真知陰陽之理者矣其從子曰應東圖其先塋之山川形勢及其家世福澤之奇名之曰地理心機又將推己之學以及他人其用心亦仁矣哉陰陽之術予雖未達而其理則固深知之近毛伯玉來予贈以詩曰當面有山人不識却於山外更求山族人有卜葬於住山之麓者予贈以詩亦曰風水不從天

上落元来只是屋簷頭此可與知理者道吾子若計予之說推行之則可謂識陰陽之理者曾楊當在下風

書鳳山呂首之玉京勝槩圖後

鳳山呂首之以吟詠作玉京勝槩圖二十首讀之皆有奇思有微意使人坐萬山中如覩京城之巨麗也首之云如令生不遇後来當有楊子雲予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何必子雲

題薛上舍集

孟軻氏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乎薛君某過予袖示一編五言七言長短句皆有可觀首卷曰性理論也河洛辨也中庸大學論也井田議也噫是數者皆當世大儒所難言者君乃脫口如瀉灧澦似不見其所謂難者何歟軻遠矣請試以問茂叔

題梅騷後

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不以無人而不芳此謹獨者之事

也窮崕瞑雪疎籬曉霜毛皮剥落孤榦獨挺此特立獨行者之事也梅乎梅乎其遯世無悶者乎非斯人也而友梅梅友我乎哉屈平一不見知則悶以死其悲憤自況徧及乎菊蘭蕙茝而獨不敢及梅平猶為知量者有容過予自號梅友出示一編曰梅騷且以不及梅為騷之欠不入騷為梅之恥將以補騷缺也噫嘻果如子之言則平不得為知量者矣

題方景說出家疏簿

東坡翁問佛印曰鑊湯獄圖中何獨不畫和尚對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則麽對曰若使閻羅自犯亦要和尚懺除此詩人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歟方景說來言鑊湯無冷處惟和尚快活願捨身入龍華寺以為死中求活之道乞一轉語以干宗族鄉黨之仁人君子噫嘻聖賢未嘗許人從異端也但釋氏得時其力足以活人吾儒安能禁之苟自度吾力不能活之則聽其依釋以自活亦可已有肯助緣便請下筆

題家狀籍

舉人書鋪翁生持一籍来曰我將以此訪丑科之省元狀元且謁予序余戲之曰昔陳摶有雙元集嘗持以語人曰天下省元狀元盡在予集中令子亦摶之術乎雖然摶之術數也天地之通塞人才之隱見有理焉君子不謂數也方今天下林澤空缺鉞鈍赤子如溝中瘠明詔蒐材正將以得經綸天下之大器豈徒詢詞藝云乎哉嚴之山峭水秀代不乏人子試以此求之雖未學陳

摶之數而来科之省元狀元當在子籍中矣

雜體

田父吟

清溪眇如斗大邑萬山壁立土磽瘠百分地無一分田九十九分如劍脊一畝之地高復低節節級級如橫梯畝心一畦可一畝邊旁一畝分數畦大家有田僅百畝三二十畝十八九父母夫妻子婦孫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噉米二升茗醝醯醬菜與薪共来日費二三斗

尚有輸官七八分小民有田不滿十鍾方放今有菜色曹胥鄉首冬夏臨催科差役星火急年年上熟猶皺眉一年不熟家家飢山中風土多食糜兩兒止肯育一兒只縁人窮怕餓死可悲可弔又如此有司猶曰汝富民手執鞭敲目怒視令年淫雨天作難洶湧澎湃四五番浮尸敝屋壞江下迸山裂地如鯨奔半山都成水澤國平地皆作龍蛇窟水頭晚退早復来屋角朝出夕又没巋然令丞簿尉衙下視四境無人家水平歸家無屋住

有屋任者無生涯農民抛家認畝隴擔砂翻石肩皆腫百千一畝判晩秧一坵分作兩坵種都来一畝無百千買秧已費半百錢眼前插種已剜肉頭後豐歉猶在天晩田再種未可保早田無秧為出草皂衣旦暮来槌門今年苗税催得早打快織機趂頭綗作急糶米輸苗倉更有一言牢記取斷不許人言災荒

猩猩歌

獵者圍猩猩疑其以衆抗諉曰不取小惟取大與壯衆

猩自相仇推擠送其長以次索二三不復推已往四五至于十無一得釋放衆猩怒相目各悔受人誑及早同一心未必軀盡喪吁嗟獸不靈相仇無足嗔胡為豪傑羣不能自相親秦人吞六國諸侯各附秦併力取其一兾不及他人智者欲合從徒自腐舌唇安得先震鄰然後于其身彼先噬其一其次禍亦均早知秦用術六國同一心

雞雛吟

我聞先儒云雞雛可觀仁須臾不舍母是即孝弟根不待教而知不待習而成於斯為良知於斯為良能人從此充拓四海皆閔曾異哉雞伏鶩出殼忘其恩子向水中去母從岸呼鳴子往母亦往子踈母愈親鷹隼飛在天母亦與子驚或遇狸與狌愛鶵忘其身不顧力小大直與爭死生天於微物上感人惻隱真人觀雞護鶵𩾃石為動情子哌方卧冰安得卵覆人勿看雞伏鶩吾則行吾仁

南康遇雪

夜来怪甚風太顛掀簸震撼不可眠門前銕騎怒拔屋
枕上猛虎飛吼天却是廬山夕作雪楊花未春先擘綿
左蠡門前玉兩柱江心落石鷺一拳五峯千仞削銀壁
重湖萬頃開瑀田若使瑀田可以種雖遭赤地民不癲
若使銀壁可以鑄當造白幣權飛錢要知冬燠生意洩
明年造化功斯全帝呼玄冥急收斂閉塞陽氣胚豐年
雖云不可耕與種桑麻穀粟茲開先

上梁文

由市入山初非避世讀書築室祇為悅親不妨驢背狂吟賈浪仙事更入蛟峯深處規模小小居處安安蛟峯主人天地外快活胸襟水雲邊自在人物科目人間之第一世猶能之家庭君子之樂三我惟有是雖尚論坡翁生子不能稱顏魯之詩雖求為元祐全人亦足養怡愉之志迴尋深窽小作住持左顧則龍卧半天界風雨清涼之境前瞻則虎眠雙峽卧雲烟紫翠之間門外皆山縱

巉岩而氣象不迫崖下可井雖淡泊而滋味自長挑野菜足以羹種村秫足以釀未遜李愿之谷庶幾康節之窩修齊治平未說經綸天下事出處語默且須康濟自家身龜策既從虹梁斯舉東高崗千仞横長虹萬壑千崖此為主旱天喚起作蛟龍西虎卧一山高復低山外日斜遮不斷光芒照夜有青藜南舉足出門天地寬葵向太陽心一片舉頭正午日當天北入到源流皆稼穡辦香旦旦祝年豐此是書生真報國上河漢無雲星萬

象主人丘壑本来心月夜一層樓更上下歸来同結漁樵社前村牧笛方放牛我亦推敲馳匹馬伏願上梁之後戶庭清晝松栢長春晏起早眠學為混沌之太極身輕脚健餘皆富貴之浮雲凡我同盟共伸善頌

題家狀簿

主試棘闈又是一番造化題名桂籍只消三日工夫然須家狀甲發之人必得舉子利市之簿惟爾多多而益辨諸公衮衮以先登前科鵰鶚之在秋凡七作者去歲

蛟龍之得雨有五人焉至護巨鱗亦入吾網凡羣公由此選也舍吾子將安之乎各示芳銜列八賦十經之選亟乘盛會續百里三元之題

題賣試卷引

足踏黄槐好是一番大比手攀丹桂須要三軸雄文敢奉楮先生用供新貢士少年紙貴休誇賈誼才能今日價高正賴諸公斟酌顧揮兔管早綴鴻名

又

轉眼三年又是一番造化妝功一日只消三軸文章縱誇黃絹好辭也用清江佳楮當効驅馳之力益加製造之功庶可探春蠶食葉之聲得無助秋鶚横天之舉請書姓字即占鴈塔之題行奪科名盡中龍頭之選

蛟峯文集卷六